

第五十七章 墳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日京都上空的天時陰時晴，總是不能準確地展露笑顏就如此時範若若的臉。這位姑娘家麵色一陣青一陣白，先前那刻香汗微濕的淡紅臉頰，在聽到這句話後，已經被嚇成了一個劇場，充分表演出一位大慶子民此時應該表露出來的諸般情緒。

明明是溫暖的春天，範若若的身子卻像是被冰窖裏受折磨，半晌後，她才顫著聲音，低聲說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這是最沒有用的答案，也是最自然的答案，範閑都墮入了黑洞裏難以自拔，再牽著妹妹的手，頂多也隻能再多一個被撕成碎片的可憐後輩，對事情卻沒有什麼幫助。

範閑心頭一軟，輕輕撫了撫丫頭的頭頂，溫和說道：“別嚇傻了，隻是沒處說理去，隻好找你說說。”

許久之後，範若若用怯怯的眼光看著兄長，用蚊子一般的聲音說道：“是真的？”

範閑沉默許久，眼光望向河對麵那個清幽的小院，想著二十幾年前，這座小院所遭受的血刀之災，想著二十幾年前，或許這裏是人間地獄，不知道有多少老葉家的人死去，而那個驚才絕艷的女子，卻恰好處於她這一生當中最衰弱的階段。

因為她生了自己。

而且她的身邊所有可以倚仗的人，全部都因為這樣或那樣，無法回轉的重要原因，離開了她的身邊，她是那樣地孤立無援。這是一次來自自己身後最親近處的突襲，一次猛烈而絕決地殺機。想必她離開這個世界地時候。一定相當的不甘心和孤獨吧？

借種？範閑不會相信這個，他太了解女人了，哪怕這個女人是他的親媽。是天底下獨一無二地葉輕眉，範閑依然不相信。對男人沒有感情。怎麼會把他迷到自己的**？別地女人或許會因為社會或家族的原因，與自己不喜歡的男子虛與委蛇，然而葉輕眉需要嗎？

範閑怔怔地望著對岸。唇角泛起一絲冷笑，那個男人還真地是很冷血啊。

...

一個微顫的聲音。將範閑從過往地慘忍畫麵中拉了回來。範若若有些畏寒一般緊緊靠在兄長地身邊。手中的濕帕早已落到了草地上，她的手緊緊攥著範閑地衣袖，仰著臉說道：“...我...以前...有個哥哥。”

範閑地心裏忽然湧起一道寒意。他知道妹妹說的是什麼。因為他小時候就知道，司南伯府裏本來應該是位大少爺的。那位大少爺地年齡和自己應該差不多大，是父親和元配夫人的孩兒。隻不過因為年幼體衰，在很小時就死了。

此時妹妹忽然提到了那個早已消失在人們記憶裏的兄長。範閑隱約似乎抓到了什麼，臉色頓時變了。

陳萍萍曾經不止一次提醒過範閑。要他對範建好一些。因為範家為了他地生存付出了很多。範家到底付出了什麼？難道當年太平別院，自己能夠在事後生存下來，並且熬到了五竹叔趕回來地那一刻。是因為在太後、秦家、皇後一族的猛烈攻擊下。有人代替自己迎接了死亡？

範閑的臉色有些發白，他在心裏默默想著，如果事情原來是這樣進展，起先瞞過了太後。後來司南伯在澹州養了位私生子，為什麼宮裏沒有動過疑？難道是皇帝回京後鎮壓住了局麵，封鎖了消息？

他地頭有些發痛。有些細節還沒有想清楚。但是那個可能地可怕的畫麵。卻在他的腦中清晰起來。他有些漠然地想到。原來自己在這個世界第一次睜開眼睛。看到自己那雙嬰兒白蓮般的手，白蓮上染著血汙地手前。已經有一個剛剛出生不久的嬰兒代替自己死了一遭。

自己那雙嬰兒白蓮手上，不止塗抹著五竹叔殺的人地血，還有那位真正地範家大少爺地血！

範閑地身體微微顫抖起來，範若若明顯察覺到兄長地異常，哀傷地低聲說道：“我不知道大哥是怎麼死的，隻不過後來隱約聽府裏地老嫗嫗哭著提了兩句，我有些疑心，卻不知道哪裏出了問題。”

範閑輕輕地握著妹妹的手，沉默的一言不發。他知道若若的親生母親，在生下若若不久之後，纏綿病榻，不治身亡，後來父親才將柳氏迎入了府中。

一位侍郎夫人，是因為什麼事情一直心事鬱結？因為她親生兒子不該死卻死了？

範若若接著低頭靜聲說道：“聽老嫗嫗說，媽媽和葉姨應該也認識。”

範閑已經漸漸體會到了陳萍萍那句話的深意，隻是還想不明白，如果陳萍萍知道父親為自己付出了這樣大的代價，為什麼那些年裏依然不肯放鬆對父親的警惕？

司南伯範建與葉輕眉之間的關係，並不像範閑少年時所設想的初戀模樣，這兩個人或許更多的是一種兄妹般的彼此信任，就像今日範閑與範若若一般。

葉輕眉在太平別院剛剛生下一個兒子，司南伯夫人去院裏幫幫忙是很正常的事情，至於後來發生了什麼，也許正是範閑心中所猜測的那樣。

很像裏的情節？原來現實永遠比小說更加離奇，更準確的說，現實本來就應該比小說更離奇。

範閑緊緊握著妹妹的手，心中泛起無數複雜滋味，眼前浮現出一直無比疼愛自己的***容貌，浮現出父親那張中正肅然，似乎永遠不會動怒，永遠不會喜悅，隻是沉默地行走於官場上的臉。

他的

痛了起來，他覺得自己真的虧欠了範家太多。他的來，當年已經死了太多的人，流了太多的血。

範閑站起身來，冷冷地看著河對麵的太平別院。忽然開口說道：“今天說地事情，不要和任何人說。”

雖然明知道妹妹肯定不會將這個驚天的秘密傳出去，可是範閑依然忍不住提醒了一句，然後低聲說道：“關於這件事情，我要當麵請示一下父親。”

“哥哥要回澹州？”範若若跟著站起身來，詫異地看著他。

範閑搖搖頭，說道：“父親現在不在澹州。”

已經去職的戶部尚書範建在澹州養老，是天底下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。但是範閑卻異常肯定地說父親不在澹州，因為隻有他知道。父親正在東北方的一個地方，幫著自己做一件大事，他要去當麵向父親請示，因為他認為。在這件事情上，父親也有他自己的發言權。

範若若忍著沒有發問，隻是怔怔地看著兄長陰鬱的麵龐，心中有些痛。她知道今天範閑說的這些事情，會在將來惹出多大的風波。今日地範閑不止是天下第二人，手中更是擁有太過強大的力量，如果他真的和皇帝陛下翻臉。想替自己的母親複仇，君臣二人間一場大戰，隻怕整個天下都會被拖進去。

“再陪我去個地方。”範閑向著竹林深處地道路上行去。範若若嗯了一聲。小碎步跟了上去。

...

三輛黑色的馬車離開了太平別院處的竹林。來到了京郊另一處幽氣森森的所在。此地地幽涼與太平別院不一樣，透著股令人害怕的味道因為這裏是墳場。

太平別院曾經埋葬過很多人。這裏也埋葬了很多，範閑今日辭了故地，來到死地，身後跟著的那些監察院官員都有些凜然，卻不知究竟出了什麼問題。

這邊的青山之下，風水極好，埋葬著慶國南征北戰留下來地無名戰士墳墓，而其中最新最大的一處墳園，則是三年前修好的。那京都叛亂一役中，禁軍死傷慘重，而監察院也付出了極恐怖地代價，尤其是在正陽門狙擊秦恒一路先鋒營，黑騎後來在廣場前地勇烈追殺，讓這座新墳園內多了千餘座墳墓。

傳統地四月節剛過不久，園內還有很多祭拜後留下的痕跡，香火與沒有燒幹淨地紙錢，隨著山風在這些靜靜的墳塋間飄蕩著。

範閑帶著下屬和妹妹來到了墳塋之中，對著這片墳園深深鞠躬一禮，這裏埋葬的都是他的下屬，都是因為他的一個決定一個定策，便死了的人們。

沐風兒等一眾下屬們才知道原來提司大人今天想做什麼，心中也有些感慨，有些感動，大人馬上便要接任監察院院長，沒有想到回院處理事宜，卻是第一時間內來到墳園拜祭死去的兄弟。

看著提司大人極為誠懇用心地行禮，青山園中的數十名監察院官員眼中也不禁濕潤了起來，跟在他的身後紛紛行禮，隻是來的匆忙，沒有辦法布置用物。

範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說道：“在乎心誠，不在乎那些旁的。”

沐風兒在一旁應了聲是。

範閑沉默片刻後說道：“回京後，你讓沐鐵去查一下，這些年來的撫恤，院中官員的家人照看的如何，也要擬個卷宗給我。”

“是，大人。”

沐風兒應了聲，也不怎麼警懼。監察院的撫恤後續事宜，全部由一處處理，他的堂叔沐鐵正是一處的頭目，今天聽到小範大人要查帳，他卻毫不擔心。一來整個朝廷，也隻有監察院的恤金最高，提司大人對下屬們的家人照看的極好，當然，也得虧範閑的袖子裏麵藏著內庫這樣一個金山。二來他知道自己叔叔那人，在這些事情上是絕對不敢出錯的。

範閑不再理他，背著雙手，帶著範若若從青山下的墳園裏走了出來，將那些忠心不二的下屬們甩開一段距離，直到要爬到青山的腰坳處，才回頭看了一下身下密密麻麻的墳塋，歎息道：“一將功成萬骨枯。”

範若若不明白哥哥在太平別院靜思許久後，為什麼要來到這裏。

範閑似乎猜到她在想什麼，低聲解釋道：“我要用這些死去的人來提醒自己，如今的我已經不僅僅是一個我，我要為很多活著的人，死了的人負責。我必須用這些墳頭來提醒我。讓我變得更清醒，更冷靜一些。”

兄妹二人爬過了青山之腰，轉到了另一邊。這一邊的風水聽說沒有那一邊好，不過也是滿眼密密麻麻的墳塋，都是京都百姓的先人所葬之地，此時的空氣中似乎還飄浮著煙薰火燎的味道。

分隔兩邊的青山坳上有幾座大墳，墳的樣式普通，隻是顯得極大，而且墳外有園。還有看守的官兵。幾名官兵看見有人就這樣施施然走了進來，正準備上前喝斥，馬上被幾名監察院地劍手趕了出去。

這幾座墳裏埋葬著長公主、太子、二皇子範閑從長公主的墳前走過，從太子的墳前走過。臉上表情紋絲不動，最後卻出乎範若若意料，停在了二皇子的墳前。

太後地墓陵遠在蒼山之南，距離京都有八十裏的距離。據說占地極大，裝飾極為華美，很完美地展現了皇帝陛下的仁孝之心，但是範閑一次都沒有去過。

監察院官員四散分開。範閑兄妹二人安靜

二皇子地墳前。不知道看了多久。範閑忽然開口說我不是很高興，因為我知道你和我是一類人。正如你臨死前那夜說過地一樣，我們看彼此都不順眼。”

“從看到你地第一眼起。我就看穿了地你臉上那層羞羞地笑容。知道了地你虛偽。”範閑微笑看著墳頭，“當然。你看到我臉上那抹微羞地笑容。也就知道了地你虛偽...不過你證實不了這點。你隻是下意識裏地猜測。”

“因為我比你隱藏地更深。我地笑容比你更真。”範閑地聲音並不高。但卻顯得格外堅決。“論起演戲。這個世界上誰也比不過我，因為我從生下來地第一天開始。就在演戲。”

“微羞地笑容？要偽裝成一個小嬰兒，當然就要學習嬰兒是怎樣笑地。”範閑微微低著頭。“這已經成了我地天然本性。我隻會微微羞著笑...羞死人了。”

他抬起頭，說道：“承澤啊。我將來不用羞羞笑的時候。再來看你。”

範若若驚愕地看著兄長。不知道他為什麼要在二皇子地墳前胡言亂語這些東西。什麼偽裝嬰兒？

範閑在墳前伸了個懶腰。他早就已經站起來了。隻是臉上地微羞笑容。什麼時候會變成對這世間不耐煩地怒容？

範若若終於忍不住伸手去探他額頭，看看兄長是不是被那個消息驚地發燒了。結果觸手處一片冰涼。

範閑倒是被她唬了一跳，旋即明白了丫頭在想什麼，哈哈大笑了起來。

聽到範閑發出難得地爽朗笑容。範若若放下心來。也跟著笑了。隻是心裏卻依然有一層陰霾，看著兄長，不知道這陣笑聲之中。會怎樣地辛苦與掙紮。

範閑平靜下來。溫和說道：“今天我要辦地事。要發地狂都做完了。你先前說京裏有事。到底是什麼事？”

範若若猶豫片刻後。輕聲說道：“是孫家小姐上府來了。得虧嫂子不在...把藤大家急地沒輒。”

“孫...孫...？孫敬修他姑娘？”範閑愣了半天，說道：“一位大家閨秀。怎麼鬧了這麼一出？”

這位孫家小姐，自然是當年在京都叛亂裏。幫了範閑天大一個忙地那位粉絲。隻是範閑很清楚這位姑娘家地性情，即便再迷石頭記。也不會做出如此有損門風地事情。

“她是為她父親來地？”範若若試探著看了他一眼，說道：“孫大人那邊似乎出了什麼事。一時間急地沒法子。我看孫小姐也是被她父親逼過來地。”

山間一陣風來，吹地範閑地衣衫獵獵作響，吹地他的眉頭也皺了起來。他忍不住罵了兩句什麼。隻是聲音很低。就連站在他身旁的範若若都沒有聽清楚。

...

（關於範閑微羞地笑容。從去年剛開始寫慶餘年地時候，就有很多人十分反感。而且在很多地方表達了對我這樣寫地不解。我也一直沒有解釋過，因為這樣本來就是很沒有美感，沒有票房地寫法，隻不過我想堅持...

最開始堅持這樣寫，是基於一個很簡單地理由，我在寫慶餘年之前，就在想一個成年人地靈魂在嬰兒的身體裏，會變成怎樣變態地存在？但我不是寫變態，我隻好用些細微末節來提醒大家，微羞地笑容就是很重要地一環。

二十歲地人，要偽裝一個天真地，什麼事兒都不懂的嬰兒，他應該怎樣笑？怎樣咯吱咯吱地笑？我觀察過很多孩子，發現有一種笑是他們最常見地，那就是微羞地笑。

範閑扮了很久微羞地笑，所以當他在慶國的世界長大之後，他必然會有這種習慣地動作。這是我自認為很必要的一個表情修飾，一個很強大地細節，隻是可惜都被理解到了別地方向。

我真地很想喊，我這是多麼地認真啊，我是明珠啊，灰塵快走開啊...聳聳肩，不過大家也都知道，後來被說地厲害了，我也沒有把羞羞笑堅持下去，沒辦法，我要吃飯。

沒能堅持自己地構造設定推論形容，是我對自己不滿地事情，但能夠找到機會向大家解釋一下，是我很高興地事情。

這兩章便是確定了範閑地心，以後不會再寫這個內容，隻是做了。朱雀記裏也有墳，慶餘年裏也有，因為這都是蠻重要地東西。

最近我寫地少，沒輒兒，這章都是提前寫地，定時發的，因為白天有事兒...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